

所得：读刘克胤《自得集》

陈卫



征百篇观影感悟百年砥砺前行

跨时代起舞的革命——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宋欣

2021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修复的黑白转彩色4K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于10月6日起在全国重映。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革命烈士李白的革命事迹为原型，讲述了谍报员李侠在上海敌占区进行情报的收集和发送工作，情节跌宕起伏，故事扣人心弦，高扬了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成为众多反映地下工作的影片的“红色经典”。

革命战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红色经典影片重映不仅可以使更大范围的观众通过影片了解那段艰辛的革命历史，重树主流的价值伦理，也给电影自身注入新鲜的血液——新时代的革命人文关怀。

影片开始，伴随着斗志昂扬的歌声，导演通过平缓的移动镜头划过一个或坚定、或灿烂、或热情的战士的脸庞，这种平等的关照和人物的情绪基调让人们产生对于实现人民解放和革命成功的美好憧憬。然而革命情势日益紧张，白色恐怖气氛和日本的残酷统治如雾霾般笼罩着全国，革命战士们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前线，又或是留在后方做着同样艰巨和冒险的情报工作。李侠奉献出自己珍贵的生命，用无线电台架起了上海与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对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影片中多次反映了李侠的个人情感和崇高信念，妻子兰芬对这种担惊受怕的生活感到无奈，担心小扣子的安危，希望回到延安。李侠则深情地开导她，正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小扣子能够幸福地成长，我们今天才辛勤地付出。正是这种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中国的理想使李侠坚持到底。“故事与人物，成为民族文化的有形载体”。以英雄形象的民族精神和个性形象作为支撑，成为红色经典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革命叙事的支持点。年青一代的对于历史的回溯与寻找，这些困顿也许对于经历世纪之交的我们来说更能引起共情。记录与讲述革命历史事件只是红色影片使命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它映照出我们的革命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信仰。

非常幸运的是，我出生在一个和平年代，一个用革命

先辈的鲜血浇筑而成的幸福时代。现在，回忆起来儿时的童年记忆，住在安静的村庄里，仿佛一个不切实际的童话小镇，村庄里人口不多，但也有水果摊、小卖部、五金店和每周举办一次的大型集会，人们住在仅仅相隔一株葡萄树的院子里，彼此熟悉。夏天的午后燥热难耐，连知了都罢工了，躲在树荫下偷凉。孩子们围在一面铺着凉席的水泥地上，吃着大家伙儿一毛两毛的零花钱凑在一起买来的零食，听爷爷奶奶讲述上个年代一个接一个的革命故事，他们身上承载着时代的烙印和深刻的集体记忆。似乎那个时代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太过久远，远到连想象起来都是痛苦的。那时候，村庄尽头最大的那片池塘会在冬天结冰，火车会在驶过这座渺小的村庄时唱出“轰轰隆隆”的歌声，小麦会变成金黄色，草莓也会在一夜之间偷偷红了脸，嫩绿的葫芦会和旁边的南瓜谈恋爱，人们在它们甜蜜交织而成的藤蔓下乘凉。那时候，处在孩童时期的我们还没能意识到“历史”的沉重。所幸电影记录和保存了这份珍贵的革命历史记忆。即使今天看来，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也是焕然一新的，因为里面饱含着革命先烈对于革命真挚的热情和人们难以忘却的电波——“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是革命先烈对同胞们轻声的呐喊，也吹响了新时代革命激情的号角。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电影年代久远，在革命主义叙事和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上难免留下时代的痕迹，但历史是不能忘却的，这个跨越时代的革命记忆和影片中蕴含的崇高革命信仰就如同李侠手中那份“永不消逝的电波”一样，在新时代仍旧余音绕梁。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一百零年艰苦卓绝的奋斗，走进了新时代，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信仰和斗志从未改变或消遣。也许今天我们只是换了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战斗，每一个人也都在历史的大海承载着“天快亮了”的信念好好生活，与时代共振，与历史起舞。因为我们坚信革命不息，电波永不消逝！

2022年春天的疫情让人在魔幻中顿悟惶恐。特别看到各地疫情指挥部如出一辙的公文，那种硬硬的表达方式和命令句式，既看不到古人的悲天悯人，也看不到现代提倡的人文关怀，使得我一时不能明白：为什么执行公务的人，如此没有诗意可言。

可是，我的诗友中，不是没有公务员。平日读他们的诗，看到他们如同常人的一面，不仅热爱烟火生活，也颇为风趣、幽默。此时，正好读到刘克胤这部即将出版的诗稿，我不得不反问自己：是不是我的认识过于偏激？

三年前，我读过刘克胤的诗。三年来，他笔耕不断，时不时发表几首。一次，一位老学生向我诉苦在城镇做公务员的苦闷，我无力相助，但还是想为他寻找答案，以缓解他不断增长的焦虑，便贸然问了同在这种工作环境下的刘克胤。他似乎不假思索地答了：写诗。诗能解郁结，酒自消沉病。

男儿有泪不轻弹，中国的传统教育不允许男人流泪、妥协、躺平。环顾四周，因为有道德约束，大多数的中国男人可供选择的消遣并不多，运动、远足、乐器、喝酒等，这些有身体和天赋的要求；写诗、绘画、书法、摄影，在我的文人朋友中，多为中年男人的知性选择；当然还有购物、美食、麻将、广场舞、卡拉OK，这些属于大众型消遣。相对而言，写诗不耗体力、不耗财力。可是，它需要智力。

在我看来，依据写作的动机，写诗可分两种：一种为公共性写作，另一种是私密性写作。公共性写作，要求写作服务于政策，服务于意识形态，宣传正能量。私密性写作，基于个人的情感抒发，表达喜怒哀乐，并不寻求与公共道德的一致性，也不在意读者是否理解，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而写。刘克胤即将出版的《自得集》，也是如此表明：“自得乃自然所得，非强求所得，亦非施舍所得，谄媚所得，更无欺瞒所得，揣摩所得。自得者，能自尊，能自知，能自足，能自娱”。对于把写作当做生活的创作者而言，这种态度无可非议。至于看不看，或想不想看这种自得式的带有私密性特征的写作，读者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初读第一卷的几首，我有过要不要写本文的犹豫：虽然刘克胤以五言、七言的旧体诗形式写成，但是，如果按旧体诗的写作原则去评判，他并没有完全遵循旧体诗的脚步，有出韵之作，绝句与律诗也并非严格遵守平仄要求。但是，他既然这么自得，如果我非要持旧体诗固有的规则，会不会像疫情指挥部那样，面对各种不同情况，一刀切？因此，我还是决定读完。在这样一个写诗人多于读诗人的时代，做一个认真的读诗人，又何妨？

寄情于景，托物言志，借诗抒怀，刘克胤此类咏物、行走的诗篇如《咏桂》《咏竹》《竹林》《樵木》《鹤鸣》《野塘》《听蝉》《说剑》《海念》《黄河》《孤舟》等，与古代文人的写作并无二致，多是展现个人在自然环境中生发出来的对人生境遇的观察与理解：立足高远时的心情豪放，胸怀阔大时的心志豁达，洞悉世事时的睿智明慧，多愁善感时的悲郁难抑——刘克胤的诗风丰富多样。我个人更感兴趣的，是关注生存环境与民生疾苦的这一类诗篇，可能与我这方面的经历缺失有关。这部分作品相对前面所提的深雪精神之作，显得苦澁、凝滞、无奈，如下雨天粘着厚重的泥土，诗歌折射出隐藏在高科技迅猛发展与GDP高速增长的光鲜表象之后的阴影和试图掩盖的真相。同时，这些诗歌也体现了作者身为父母官，但并不打官腔，在写作中脱去制服的率真。

当前，无论城镇大小，新开发区都是新事物。在新开发区，我常常惊奇地发现，数月过去，有时可能就在一夜之间，荒芜的空地上突然竖起参天大树，并用一些细小的木桩支撑着。路过的人不一定在想：这些大树从何而来？《桐树》向我们娓娓道来大树的前生：“深山藏大树，远望凝碧烟。华冠遮风雨，往来皆神仙。岂料遭不测，扶持看桑田。老根留一尺，虬枝断几根。甚或皮开裂，未死先舍冤……”原本把深山美化得足以像神仙之境的大树，被急功近利者齐刷刷砍断，为了“千城造林园”，从密林深处迁移到城市的沙漠。有经验的园丁又能奈何，只好让它如“骨火煎”，在苦境中求生。失去参天大树的，不仅仅是深山的山民和园丁，还有小鸟，它们无枝可依。

《桐鸟》批评了建造新城的人：“造城何太急，智者费心机。强围三万亩，一夜令平夷。大小皆佳树，幸存及几希。可怜百家鸟，个个恨流离……”这一类揭示现实荒诞并寻找其因的诗，还有《荒村》《植树》《矿难》《富商》《画像》《巨石》《天铃》《不爭》《何余》《访问》《极早》《古镇》《封城》《性命》《浪言》《上访》《讨薪》《恶吏》《打工》《庸医》《访贫》《车祸》《沉船》等等。自然的灾难，并非自然所为，究其因，无一不是人为。而人，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世风》提炼了人的所为，诗言既有形象的尖锐描绘，又有沉郁的愤懑反省：“茫茫何所顾，浊气四时熏。独醉名与利，鲜不昧良心。烂絮藏其里，金光耀其身。迎面逢冤鬼，漠然置罔闻。唯已尊至上，目中无杂伦。敲骨当柴火，拔毛造寿春。殷勤劝守节，未知果是因。理屈气还壮，声高勿由人。胆敢灭天道，公开辱众神”。诗中提及的每一种现象，当今的人们或许习以为常，或许不以为然，但感读到此时，会有良心发现且扪心自问，这都是罪：逐名利，昧良心；失公平，丧人伦；鲜表面，烂内里。作为一个知世故者，并不世故，只是无力改变现状，无力消除罪孽——这的确令人自惭形秽。自责该有，刘克胤也不忘自励：“浮生寄一世，罪孽自难除。今我枉怀忧，清宵作苦吟。群英废寝食，但可使清淳。”

入世，如果推不动沉重的老磨盘，洗不去满身的旧沙土，那么，选择慎独或归园田居，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惯常做法。慎独的方式有多种，种地、饮茶、读经、吟诗、下棋、弹琴、书画、酒茶等。种地、饮茶，这是生存的基本需要，棋琴书画、吟诗品茶，则是怡养性情的需要；而酒，好似让肉体超脱的解药。刘克胤诗篇喜写诗与酒：“李白”，借表这对诗人的仰慕而抒写超越现实层面的人生理想：“春秋笑生死，神鬼知去来。时人惊谪仙，世代仰天才。仗剑游八荒，骑马上九霄。寄意歌千曲，焉能不释怀。风雨长相忆，江山谁复哀。万古留形迹，诗酒两无猜。”诗酒趁年华，这是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苏东坡的传世名句，也成为不少孤独而喜欢思考

的男人借以维系一生的箴言。如果说写诗是寻求精神的超越，喝酒忘忧是直接的肉体解脱。刘克胤深知酒的功能，多首诗写酒，仿佛酒的知音：“非是酒中人，不知酒中味”（《真味》）；“壶中天地阔，日夜放光芒。世上凡几物，能比酒芬芳……兴来邀孤影，二两余味长。无须斗气概，无须讨商量。唯殊情更切，不辣不主张。辣透方解颐，汗出脱衣裳。”（《独饮》）。喝酒，容易令人语无伦次，但是写出这样的诗句，喝得不够清醒吗？“酒杯虽浅淡，古井未及深。语出无伦次，且莫穷本根。”（《醉解》）所以，弄饮的发生，不足为怪：“蒿莱一春秋，松柏上千岁。人生有长短，善哉怜我辈。汲汲以求荣，未必知羞愧。欣欣以求利，至死误聪慧。世情但如此，放眼看宇内。闻谁还独醒，醒来不复醉。”生命短暂，一生为求荣求利，谁是醒者？醒来，又如何？这是刘克胤发出的屈原式天问。

刘克胤并不忌讳在诗中写自己的职业。《得官》一诗，记录了他担任一县之长后的经历，“7月抗洪，8月抗旱，10月扑山火。”官与民，在中国，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虽然官员被尊称为父母官，他的存在就是为民众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可是在历史上，官与民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对立紧张的关系。民众视野中的官员，在当代，好似媒体明星，百姓只在新闻报道中看到他们出席各种会议。官员，还是凡人吗？他会不会也期待人们像亲人朋友一样爱他，疼他？遇事，原则上，官员是不能推却的：“凶岁遇大旱，心焦苦相煎。火情忽来报，驱车夜入山。虫豸和草木，个个实堪怜。黎民每问事，未敢出怨言。请坐复请茶，边听边递烟。鰥寡孤独疾，横竖记心间。诸君亲抚慰，唯恐失周全。今我五十三，劳力尽精疲。”心怀悲悯，谨小慎微，贴近百姓——刘克胤的心态比常人想象的要轻松，也更有承受能力。“人言多事，我谓耐磨……”整整八年后，卸任，他说了一句大实话“能不恨白头，苦难换日新”（《卸任》）。

《临镜》写了对镜而笑的自己：“镜中人还笑，枯槁似秋蓬。方过青春驛，何故竟劳形。念少既能学，书山常运行。拼力愿温饱，稼穡夸老成。年岁及弱冠，世事始洞明。虽难言大智，还辨浊与清。寒暑宁无恨，意下念真经。毒酒若甘醴，却之不敢停。茫茫天地间，私情谁可凭。浮生有终日，前路问几程。”对镜观望自己，可视作隐喻，即对自我反省：强颜欢笑回顾昨日，设想明天。一个青春已逝的人，曾喜爱读书，发奋努力，洞明世事，不是觉得今日的自己孤独无依，明日的前路无从下知——大多数有故事的中年人，免不了有此类感受。在《中岁》《独步》《微言》等诗中，刘克胤的此类感受不断出现，多次出现。不肯随波逐流，有担当、知疾苦——竭力帮他人解决苦痛，而自己的苦，如何化解？《中岁》里，看到我对白说过的——“诗能解郁结，酒自消沉病”。明白了：“耐磨”的刘克胤，磨出了这一金句——日子过得不容易，可诗写得来不费功夫。

2022新年夜，收到刘克胤的一首短诗《哭坟》：“墓门隔两界，此恨复绵绵。有子来培土，无风亦觉寒。日长人不见，夜苦梦难圆。新岁旋将至，儿孙等过年。”他告诉我：父母五个月先后离世。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复，只说：“孤儿了”。在诗集中，看到他写给父母、岳父母和妻女的诗，从而知道：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彼此支持，互相体谅。母亲“慈悲为怀，教子唯亲。持家勤俭，履不积尘。拜神敬天，邻里为尊”，“……昼洗夜缝新日子，箴箴素炒老炊烟。仁心比海深千尺，门对青山不羡仙”。父亲“烟瘾大，不好酒，教子甚严，务求高标。为人正道，不趋风潮。年近八旬头发半白，耳顺目明，牙能嚼豆”，“骂信苍天有眼睛，也谈稼穡也谈兵。香烟上抛三更味，薄酒无心二两情。……”人有来处，来自父母父母一走，只剩下归途——这是无法改变的悲伤。我以为：刘克胤用这些诗句，试图把父母与自己留在同一处。或许，这是他出版此部诗集的一个原由。为退休妻子写的《归来》，可见平日的恬淡：“归来万事皆如意，起坐寻常两不疑。惜福但无谁见责，安身自有命相依。姜盐茶饮家乡味，柴火饭香土语题。天地未曾亏过往，情深哪许日偏西。”《示儿》，方寸之间，将自己常年累积的对于时间、生命、修养、健康、天性、行事的方法与认识，交代孩子：“……人生恨如寄，鲜见一百年。常思己有错，怨怒勿由空。勤使体康健，福寿保周全。荣利身外止，得之顺天然。万物固其性，折毁必招冤。万事因其理，造物必还原……”听说，孩子现在海外，学有所成。

以心换心，为友谊写，为同侪境遇写，有《寄远》：“牛马躬身易，蜂蝶撼树难。经霜花寂寞，向晚影珊珊。死后谁谁叹，生前不乐观。今宵可沽酒，醉倒五更天。”还有《从容》《儒生》《煮酒》等。为辍官者写，有《异类》：“双目生无瞳，镜烛皆白费。方寸恨蒙尘，天地又何罪。物欲冲霄汉，人伦陷污秽。日日逐蝇狗，谁能识真味。有子恶同流，时闻称异类。夜深我独坐，担心复惭愧。”

一位热爱写作的人，拥有这些，便自得了吗？视野宽阔的写作者，看到的，想到的，从来不会限于家庭、单位或某地区、某行业、时代走向、社会发展、科技创新、人类命运、人心向善、终极理想……种种，都成为他的写作素材。自觉写作的人，往往不会只往低处看。刘克胤也是如此：脚踏实地帮助当地百姓脱贫，关注社会问题，铭记友情、亲情，记下诗酒燃烧自己的瞬间——集实干者、理想者与写诗人于一体。不妨听他的《新愿》，哪句是空话？“……喜见田中汉，犹沐先祖恩。时令忙稼穡，岁入有余存。城乡不闭户，远近结芳邻。人人得其所，四野无流民。于女尽获救，勿敢辱家门。老者乐长寿，晚来享天伦。公仆知廉耻，寒暑细察巡。奋力开正道，终岁守坚贞。生时莫苦短，昼夜有好音。山高水长流，无处遗垢氛。”



责任编辑 罗玉珍 美术编辑 左骏 校对 杨卓 2022年6月6日 星期一 28823906